

三峡绝唱

黄宏献 文之图

生命的图腾

美感的摇篮

最后的穿越

亲身经历，三峡最后的见证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为一名生长在长江边的作家，他将亲身体验到的三峡之美，三峡在历史的变迁中顽强保留下来的尊严和品格永远保存在文字中。

作为一名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摄影发烧友，他将蓄本蓄势的三峡风貌永远定格在镜头中，给历史留存一个原汁原味的三峡。

全世界只有一个三峡，让我们一起分享真实的三峡之美，领略三峡之神韵。

所有关于三峡的东西，都应该记住。不止是风景，不止是太坝，不止是旧址，不止是遗址，不止是过程，不止是历史，而是一切！

——作家 方 方

宏猷的文字如同他的行路，惯于在社会意义的符号下发现并怜悯人和神的生命。一次山水地貌的变迁，被他走得步步有感，写得字字见情。

——作家 邓一光

以充满直情和诗情同时又极为客观的态度，不可复来的最为接近的时间距离，记载了三峡历史性变化之前的最后瞬间。

——作家 叶 梅

在多种美妙旋律和出彩镜头组成的动态网络之上，这本书给三峡以高屋建瓴的把握，以温馨细致的考察，以洞悉古今的思索，以传神动心的描绘，情浓意深，文美语精，境界高远，真是罕见的霸制深沉，难得的清丽动人。

——教授 徐怀章

宏猷用生命的激情拥抱了三峡的山水。跟随他的足迹，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面对大自然的神来之笔，面对古人创造的瑰丽而神奇的意境，作者检验了自己的精神高度。长峡中吹不断的风将永远传唱一个当代诗人深情的呼唤。

——作家 胡世全

ISBN 7-5365-3507-4



9 787536 53507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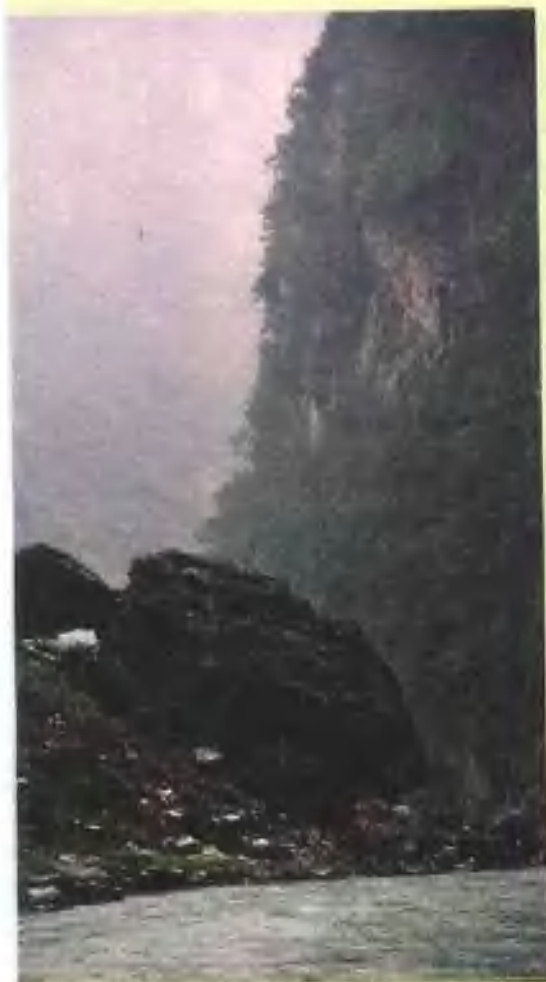
书号：(CIP) 7-5365-3507-4

定价：24.00元

三峡绝唱

董宏猷 文 / 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绝唱/董宏猷文图.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ISBN 7-5365-3507-4

I. 三... II. 董...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
第046855号

三峡绝唱

作者: 董宏猷 文/图

出品人: 王建平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四川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电话: 028-86259192(总编室) 86259232(发行部)

010-85800316(北京编辑部)

<http://www.sccph.com>

<http://www.chinesebook.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35mm × 170mm 印张: 15 字数: 215千

版次: 2005年11月第一版

印次: 200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365-3507-4

定价: 35.00元

川少版图书,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28-83048191

盗版举报电话: 010—85800317

- 策 划: 蔡小鹏
- 责任编辑: 蔡小鹏 蔡琳
- 装帧设计: 沈 越
- 责任校对: 韩 晴
- 责任印制: 王 青

作者简介：

董宏猷，湖北武汉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著有《董宏猷文集》四卷，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十四岁的森林》《胖叔叔》，小说集《长江的童话》《湖畔静悄悄》等。曾三次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以及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作品在台湾出版后，曾被评为“十佳图书”，并获得台湾金龙优良儿童图书奖。多部作品译介到国外。喜爱淘书、摄影、放歌、旅行。



目录

「前记」

02 三峡，我来了

满船黑压压的“瓦片头”“麻花辫”，静默在高不可测的峡谷里——老川江们开玩笑说，只要有粮票，连漂亮的大姑娘也能换到——坐在船头，把酒临风，体味夜航的魅力——如果再不动，我们的计划将成为永久的遗憾——“非典”的恐慌，此刻外出无疑要冒生命危险——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出发

12 从起点到起点

南津关：三峡起始点——在三峡里肆意地飞翔——三峡的云雨，就是飘逸的峡江，就是峡江的另一种形态——傍晚，奉节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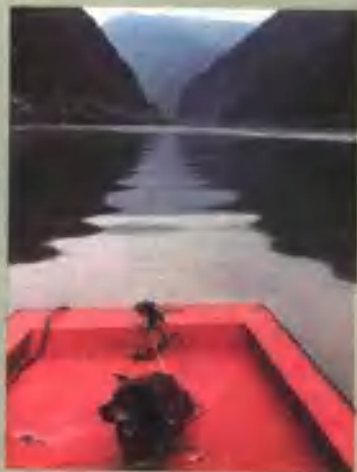
「瞿塘峡」

18 诗城绝唱

杜甫抵达夔州——诗城真的消失了——废墟有废墟独特的美——“世界级的护坡博物馆”——诗城余韵

30 孤岛白帝城

遭遇塌方和泥石流——从山顶滚下一块大石头——热爱生活的新主人——白帝城：刘备的终点，诸葛亮的新起点——刘禹锡和竹枝词





37 瞿塘雄风

夔门：生命体验——拍天大浪差一点把我打进江里——抗日军人题刻与夔门同在——古栈道而今安在哉

49 根的美丽与湮没

瞿塘船夫和他的狗——三峡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被观看——千姿百态的三峡岸石

54 遗址上的遗址

遗址畅想——罕见的屈肢葬——生命在继续——遗址并不代表生命活动的消失

『巫峡』

64 “孙悟空”大闹巫溪

县城来了“孙悟空”——巫溪的不幸与幸运——灵魂的自由与奔放——渔翁的钓饵原来是黑夜里的光明——在夜的大宁河上欣赏沉雷般的涛声

73 银色的河流

一个古王国曾经因盐而兴衰——宁厂古镇：“中国盐业活博物馆”——盐厂死了，骨架尚存——空寂半边街——盐泉银瀑

83 悬棺之谜

荆竹坝的悬棺，是渡人的——为什么将亡人的棺木悬于悬崖之上——那些悬棺是怎么放置到岩缝里去的呢——三峡和大宁河的悬棺，还有其独特的“悬案”

88 我家真好

大宁河上——“你浑身都是‘灰（非）典’！”——草鞋爹爹竟然是红军——古镇的标语，时光隧道——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温家大

院，移民的轮回

99 大昌奇石女

“你一定要见付绍妮！”——大昌第一个家庭奇石展览馆——和付绍妮母女一起捡奇石——眼前的这一切，都将沉入水底

102 巫山云南

遭遇了生死“滑坡”——一个巫山人拍摄的《巫山云南》——一个新崛起的现代化的城市——无比壮阔的巫山晨曦

108 巫山人与瓦松

“龙骨”竟然是化石——巫山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巫山的新城与旧传——巫山瓦松

110 青石看神女

青石村与神女峰触手可及——我就和神女这么近距离地面对面——三峡中最早最美丽最辛勤的“移民”

116 碚石可爱的宣传员

“水来得好快！”——碚石古镇早已拆光了——第一次看见口袋里插有四枝钢笔的先生——宣传抗“非典”的自费广播站



120 生活在三峡

江水又无声地上涨了——“楚蜀鸿沟”已经快被淹没了——峡江土家族风俗：“送祝米”——官渡口，巫峡的终点

124 为巴东祈雨

神奇的白鹿和意准拜白鹿的故事——考古专家们发掘出一个北宋时期的县城遗址——为巴东的今天和明天默默祈祷

132 猿声何在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三峡的猿声，其实是诗人的心声——巴东发现了中国最珍贵的金丝猴

「西陵峡」

140 梦幻归州

魂兮归来——江水即将涨到屈原祠的山门前了——归州的龙舟竞赛，三峡文化瑰宝——“葫芦城”已灰飞烟灭——梦幻般的新归州——穿越三峡后的第一次流泪

148 告别屈原祠

屈原又要“移民”了——从鲁迅对屈原的热爱说开去——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墓主，是屈原吗——屈原祠将迁建秭归新县城凤凰山上

152 新滩祭

香溪变成了“香江”——大动手术的链子崖——新滩的历史，简直就是长江三峡的滑坡史——千年古镇新滩，永远地消失了

158 诗歌的故乡

屈原故里中国第一个农民诗社——美丽的峡江是山歌的故乡——五句子山歌和薅草锣鼓



162 凤凰山远眺

秭归新县城，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一座县城曾经七次整体性地搬迁，也算是中国城镇史上的奇迹——凤凰山已经成为文物复建的大工地——三峡的历史与未来，相距只有600米——“峡江号子王”

168 黄陵庙怀李白

黄牛岩与《黄牛谣》——李白与三峡——诗仙一生悲苦至极的诗作《上三峡》——古色古香黄陵庙

177 三斗坪：绚烂归于平静

举世瞩目的焦点：三峡大坝的坝址之争——埋在地下的“中国通史”——三斗坪奇人——绚烂归于平静

182 留住我们的根

历史时刻，与亲人在三峡大坝相逢——“洪涛”的故事——生活基地的地名，就叫“望家坝”——雄伟壮观的三峡工程

190 石碑壮歌

葛洲坝前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震惊中外的石碑保卫战——颤颤地站在灯影石旁——一个真实而平凡的故事——杨万义就这样消失在灯影峡的大江中

195 雨雾兴山

雾渡河，云雾的故乡——高岚风光美，美在山和水——你以为兴山就只有这样的穷婆婆啊

201 深山童话

三峡库区最美的县城——像伺候庄稼一样，精心地清洁着新城——神农架风味的“神农宴”





206 再见了，香溪

香溪就要消失了——第一次亲近香溪，那是多么青春的岁月——昭君保留了塞外的老家——这样的香溪，拿个皇后来也不换

210 它们也是移民

“水中大熊猫”——桃花鱼的传说，与昭君有关——桃花鱼将“移民新村”

212 救护中华鲟

中国人保护古老物种的成功——为保护中华鲟，宜(昌)万(州)铁路放弃了过江隧道方案——大坝蓄水后的冲击

216 宜昌的清香

宁静的小城，重要的码头——码头工人诗人黄声孝——宜昌成为名副其实的“水电城”——宜昌的可爱在于重情重义——三峡的最后见证，在艾蒿飘香中结束

222 一个人的长江三峡纪事

226 跋

228 编辑后记

前记

三峡，我来了

生命的图腾

对于生在长江边、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我来说，“三峡”无疑是我生命中或者文学生命中最重要图腾了。从外祖父拿着竹戒尺督促我读《唐诗三百首》开始，三峡就在我生命中奔腾流满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三峡，是诗的三峡，是画的三峡，是神话和传说的三峡，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三峡，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三峡，是大浪漫，大写意，气势雄浑、云蒸霞蔚的三峡，是巫山神女、秭归屈原、香溪昭君的三峡。那时的三峡，是雾一般朦胧的，梦一般缥缈的，没有细节，没有具象，只是诗的感觉，只是美的象征。

第一次全程穿越三峡，是在1966年，那时我正念初三。在全国的学生大串联中，我从重庆坐船顺江而下。时值寒冬，船进三峡时，又下起了雨，满峡云烟，满峡雨雾。可热血沸腾的学生们全都拥到了甲板上，船舷边，黑压压的，黑压压的，沐着雨，沐着风，静悄悄的，静悄悄的，任凭轮船的汽笛声在峡江里来回撞击，久久回荡。当时天不怕地不怕，已经习惯了动不动就举手呼喊口号的我们，就这样被三峡深深地震撼了。满船黑压压的“瓦片头”，黑压压的“麻花辫”，就这样静默在

被高不可测的峡谷挤成细细曲曲的一条线的峡江里，谁也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

细细地品味三峡，亲近三峡，已经是1975年了。那时我已经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了。学校在暑假挑选学生到长航的客轮上协助开展文艺和诗歌创作活动时，我幸运入选，到“东方红38号”客轮上跑了一个多月的船。不论是从武汉到重庆，还是从上海到重庆，不论是“上水”，还是“下水”，三峡都是来回必经之路。来来回回地跑了一个多月，跑遍了三峡中沿江的主要城镇和码头，我不仅熟悉了三峡中的风景名胜，而且熟悉了三峡中的风土人情，乃至主要的险滩、暗礁、急流、漩涡。那时，三峡航道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整治，最著名的卡住峡江咽喉的搬坝滩已经被炸毁清除，但是，著名的青滩、泄滩、崆岭滩等险滩，仍然令所有的船只小心翼翼。我亲身体验





● 瞿塘峡中的岸石

了三峡之险，不仅仅在于两岸壁立万仞雄峻陡峭的群山，不仅仅在于经常崩塌的山体，还在于江中密密麻麻的险滩与暗礁，以及狭窄的石槽。当客轮在石槽的凹槽中战战兢兢地行走时，船边的石槽几乎触手可及。而那些扬着帆的木船，赤裸着古铜

色的上身奋力划桨与急流搏斗的船工，以及船工用生命在呐喊的高亢粗犷的川江号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在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峡地区的穷困，以及物资的匮乏。湖北与四川相比，四川更甚。我的姨妈在重庆市

(原属四川省),我每次去,都要给她带东西,甚至包括火柴。那时全国城镇人口的粮食是按人头定量,每月发放粮票。在家买米,出外吃饭,都需要粮票。因此,当时的粮票,尤其是可以全国流通的粮票(俗称“全国粮票”),比人民币还要珍贵。峡江盛产竹器和藤器,可贫瘠的高山仍然缺粮。在峡江中的码头,例如万县(现在的万州)码头,所有的竹器和藤器,都可以用全国粮票换到。老川江们甚至开玩笑说,只要有粮票,连漂亮的大姑娘也能换到。第一次跑船,我就用10斤全国粮票换到了一对非常好的藤椅,外加若干竹篮、竹筲箕。后来,每跑一趟水,我都要帮同学和邻居们用粮票换竹器藤器。我自己的那对藤椅,用了好多年,一直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它还静静地摆在我的一间书房里,无声地诉说着三峡的故事。

美感的摇篮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究竟进了多少次三峡,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小三峡红火的时候,就去太平河;神农溪热了的时候,就上巴东。如果是去神农架,也取道三峡水道,靠香溪,再到兴山县城,进昭君村,然后再进神农架。每次进峡,都是晚上。我常常通宵不眠,揣一瓶酒,坐在船头,把酒临风,体味夜航的魅力:

船头,两盏探照灯射出两道强烈的光柱,

似束光闪闪的剪刀,剪开浓黑沉重的夜幕。轮船,似入空寂无人的狭长深巷,提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前进。

哦,三峡,你那“青天若可扪”的奇峰呢?你那“春起千堆雪”的惊涛呢?你那“三峡星河影动摇”的奇观呢?你那嵌在绝壁之中的栈道呢?难道全都溶化在这浓稠的夜色之中了么?

一粒红宝石般的航标灯神奇地眨着眼,仿佛是在回答着我的询问。而高山,从黑夜紧逼着的手镯缝里伸出头来,沉默地显示着伟岸;江水借助轮船上灯光的倒影,亲昵地扑上来,抚摸着轮船坚硬的龙骨。

夜色愈来愈浓了。深深的峡谷宛如矿井,而轮船像高悬着矿灯,在深深的“煤层”中掘进。

突然间,两座墨黑的山峰跳了出来,像西庙石磨,要把轮船碾成粉末!而轮船则像全无反觉似的笔直朝着铁壁撞去!就在“石磨”即将合拢的那瞬间,就在船头即将撞在石壁的那瞬间,探照灯的光柱倏地一弯,轮船像一条大鱼,轻快地一摆尾,又波刺刺地向前游去。

于是,我看不见隐现于光影之中的山峰了,连连起伏的山峦,侧着头,依依相偎,甜甜地睡了,使人想起那夜行军中,士兵们一个个边走边歪着头做梦,使人想起婴儿偎在母亲的怀里,而母亲靠在孩子的肩头,母子相偎,发出微弱的鼾声……

轮船,却全无倦意。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仍然倔强而执著地上下左索、寻觅。于是,奇迹出现了,那巍然不动的光柱,好似两条银色巨龙,而那连绵起伏的山峰,好似弓着腰耕力向前的纤夫,拽着这银色的纤绳,拉着轮船,一步一步一个



● 西陵峡风光

脚印，一步一步地咬着牙奋力前进……

这是我早年的散文《三峡畅想曲》中的一章。不知怎么的，只要一进三峡，我就格外兴奋，整个人好像换了一个脑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扑面而来的全是飞扬的灵感。雄峻的高山，湍急的江水，幻动的云雾，全变成了汹涌澎湃的诗与歌，或者，凝结成大山一样的长篇小说。三峡，成为我激发创作灵感的摇篮。其实，又何止是区区如我啊！几千年来，三峡孕育了多少传诵千古的诗歌华章！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陆游、范成大……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家

写三峡的诗文，又何止成千上万！“三峡”的内涵，已不仅仅是自然的、地理的，而是人文的、精神的、文明的。

地理的三峡，其实并不漫长，“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也好，“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艰辛也好，从奉节到宜昌，三峡全长只有两百多千米。但是，说它是中华民族美感的动脉，是一部中国人的审美词典，却一点也不过分。大自然的博大之美，沉雄之美，壮丽之美，幽深之美，险峻之美，起伏之美，逶迤之美，流动之美，朦胧之美，氤氲之美，质朴之美，柔婉之美，都和谐而自然地凝结在三峡中，那么天衣无缝，那么多彩瑰丽，仿佛少了一点，就



● 香溪口：香溪与长江的交汇口

不是三峡了。准确地说，三峡已成为中国以及人类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最后的穿越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对三峡的了解，仍然局限于坐船游览的掠影，局限于几个著名的风景点。对于三峡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匆匆来去的游客。我对三峡的了解，是被动的。我常常幻想，要是有一天，我